



写意文丛

王
路 著

寂寞求真

本书精选了作者多年来从事逻辑和哲学研究的一些理解和体会。作者认为「寂寞」是学者的一种生活方式，「求真」是学者的一种思想境界，「寂寞」不意味思想的平庸。「求真」也不表明眼界的狭窄。「寂寞求真」是学者的一种选择。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寂寞求真

王路 著

写意文丛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寂寞求真/王路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

(写意文丛)

ISBN 978-7-301-14674-3

I. 寂… II. 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5894 号

书 名: 寂寞求真

著作责任者: 王 路 著

责任编辑: 田 炜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674-3/B · 077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0.25 印张 273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作者序

第一次去瓦尔登湖是在秋天。朋友带我从哈佛开车出来，走2号公路，一会儿就到了。据说，2号路是比较有名的，每年秋天，许多游客专门要走这条路，观赏红叶。路两边的红叶确实很美，火一样红，赏心悦目。

瓦尔登湖不大，湖水碧绿，在茂密的树林环抱之中。金秋时节，树叶正在变色，以红为主，间杂黄、橙、棕、绿等色，各种颜色深浅不一。感叹大自然的造化，我感到语言的穷竭，只觉得“层林尽染”！

瓦尔登湖不仅呈现大自然之美，而且也具有人文意义。美国著名思想家梭罗曾在这附近亲手盖了一间屋子，住过两年多。如今湖边山坡上的树林里，依然有一座小木屋。它是为纪念梭罗而建造的。小木屋的结构和摆设完全按照梭罗的描述。屋子不大，里面有一张很低的木床，一张小桌，一个壁炉。屋子没有锁，可以自由参观，屋内桌子上有留言簿，留言还不少。

第二次去瓦尔登湖是在严冬。湖面一层厚厚的积雪，想来湖水已经结冰。周围的山坡上白雪皑皑，树叶落尽，树林光秃秃的，完全失去了绿色。小雪依然下个不停，世界一片银白。整个停车场上只有我们一辆车，整个湖边和树林只有我的朋友、我的妻子、女儿和我，好像整个世界也只有我们四个人。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走进梭罗的小木屋。我是第二次走进这间屋子，感觉没有第一次那样好。任凭如何想象点燃

壁炉的情景,感觉的只是寒冷。有人作伴,而且毕竟是参观,我们说说笑笑,心情愉快。但是,置身这简陋的小木屋里,在这空旷的树林间,面对这开阔的湖面,我似乎多少体会到一种离群索居的孤独与寂寞。

以上文字是2001年初写下的:刚刚从瓦尔登湖回来,完全是有感而发;因为有些事情打断了,没有写完。现在接着它说几句,作为本书的序。

本书集结的是我最近十几年间的一些作品,它们与我发表的那些专著和论文不同,算是我的另一类文字。这些文字,有的是应邀之作,有的是读书心得,有的是与学者交往的感受和体会。不过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都与学术相关。因此也可以说,奉献给读者的是我关于学术研究的一些理解和体会。

再次沿用“寂寞求真”作书名,不仅因为大约十年前写的那个小册子收入本书作为上篇,还因为它能够集中体现我对学术研究的体会和理解。“寂寞”是学者的一种生活方式,“求真”是学者的一种思想境界。康德一辈子待在哥尼斯堡,生活单调,为了撰写《纯粹理性批判》,竟沉默十年,没有发表任何东西。但是,他一生追求自己的哲学理念,始终如一。弗雷格在耶拿大学教书一辈子,甚至连教授也没有评上,但是他从未放弃自己的追求,他知道自己写下的东西里面有“金子”。这样的人在哲学史上也许只是少数,但是他们毕竟是一类哲学家,而且是影响重大的哲学家。

“寂寞”不意味思想的平庸。“求真”也不表明眼界的狭窄。我想,这也许只是一种选择而已。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和同学们享受着第一届研究生的荣耀,同时也常常念叨:“我们这代人是铺路石。”因为我们都知道,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我们耽误了许多时间,我们的知识结构有重大缺陷,我们的学术水平是非常落后的。如今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人,大凡在高校和研究所的,都当上教授了。我看到,不少

同学早已把这句话抛到九霄云外,他们说话做事,俨然是大教授大专家大学者的气派。不过,我依然记得这句话。不同的是,那时说这话有一种对自身的认识和鞭策,今天虽然不说了,却更加明确了选择和追求。当然,这里也有心态的问题。但是,选择了“寂寞”,心态一定是平和的。

我知道,本书所表达的我对学术的理解,特别是我对逻辑和哲学的理解,与许多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以为,这确实是一种理解,尽管它只是一种理解。

作 者

2008 年夏于清华园荷清苑寓所

作者序/1

上篇 寂寞求真

引言/3

得遇“明”师/5

黄埔一期/12

学海无涯/20

扬长补短/29

学思交融/39

它山之石/46

学术交流/57

金岳霖派/69

大师风范/77

逻辑本质/84

形而上下/95

学贯中西/106

名人专家/116

知识分子/124

幸运咏叹/132

学者情怀/140

中篇 流动的思想

西方的智慧/153

永远的柏拉图/156

思想巨人亚里士多德/162

思想的流向/165

遗憾的“哥白尼革命”/168

从《小逻辑》到《逻辑学》/171

数的魅力/176

语言哲学的真谛/179

文化还是宗教？/182

基督教思想的哲学意义/187

神学与汉语神学/192

在科学与宗教之间/196

世纪之交话逻辑/199

历史源头话哲学/202

中西合璧的“道”/206

说说《黑格尔的辩证逻辑》/209

哲学家的理解/217

下篇 走向哲学家

走近哲学家/223

我喜欢的哲学家/229
感受蒯因/233
哈佛的图书馆/244
历史的与现实的/248
向往的戴维森/253
没有保留下来的文字/256
感受“胡塞尔档案馆”/262
在哲学史的主线上/269
走访达米特教授/276
为学术而学术/282
大学者的大学问/286
不聪明的哲学家/293
没齿不忘是师情/299
哲学所的学术传统/302
大师的传统/305

上篇

寂寞求真

引言

几年前以前，我在文学所的文化沙龙上讲过一次逻辑，认识了靳大成先生。这次他邀我写一本关于学术的书，朋友之情，难以推却。没有想到，刚刚动笔，立即就想打退堂鼓，是靳大成先生的鼓励，才使我一路写下来。书写得很快，快得出乎我的意料。如今写完了，竟然又有些后悔。

我是搞逻辑和哲学研究的，看重的是学术，比较自信的是以专家的身份写学术论文。写散文或随笔，或者说，像文学家那样写东西，我真是不会。一些朋友早就劝我把眼界放宽，跳出逻辑的局限，说不定会发现自己的一个什么特长。憧憬虽然美好，我却好像一直顽固不化，其实是没有这种追求的胆量。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会动了凡心，也许是靳大成先生“关于学术”的说法迷惑了我。

这几年，我一直在宣传现代逻辑的重要性。我以为，写这本书，可以使更多的人知道逻辑，也知道我的这一观点。当然，这不是一本讲逻辑的书，而是一本讲关于逻辑的书。它讲了我学逻辑和哲学、研究逻辑和哲学的一些经历和体会，由此引申出我关于学术、治学态度、方法和原则的一些看法。我希望作一个纯粹的学者，我自信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但是，我不相信一个纯粹的学者会生活在真空中，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我也不相信一个学者会对身边的社会漠不关心。只是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关心和关注社会的方式，最好不要要求千篇一律，

也不要以鲁迅先生为楷模来衡量,更不要以自己的尺度来对学者说长论短。在谈论学术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从个人的角度,特别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谈到对人生和社会的一些看法,发表了一些议论。这些看法和议论在那些讲政治和理想的人看来可能很成问题,在那些谈论思想和主义的人看来又可能很可笑,所以交出书稿我还真需要一些勇气。就算是一次为逻辑献身吧!

学者非常看重自己发表的作品。我发表过论文和专著,因此深有体会。有一次和一位非常出名的学者谈到他写给一些小报杂志的文章,他问我是不是觉得他写那些东西很“掉价”。我说,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可以写,问题是总应该写一些别人不能写的东西才好。不过,这一回轮到我担心了。我不知道这里写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别人不能写的,因为没有自信。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达米特说,他最讨厌一本书没有序,就好像家里没有客厅,一进门就直接进了卧室一样。为了安慰自己,我希望,读者可以把这本书作为我发表过的那几本专著的序来看。我想,作为一个序,大概还可以吧。只是这个序有些太长了。

作 者

1998年10月于北京天坛东里寓所

得遇“明”师

名师出高徒。意思是说,出名的老师可以调教出比较有出息的徒弟,当然老师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有能力,有本领,有成就。以我的切身体会,与其说“名师出高徒”,不如说“明师出高徒”。老师的本领和能力不是体现在他的“名”,而是体现在他的“明”。一位真正的好老师主要不在于他出名,而在于他高明,他有渊博的学识和独到的建树,而且能够把他的学问传达给他的学生。明,才能高瞻远瞩,指点迷津。

我的老师周礼全先生就是一位“明”师。

1978年,我开始跟着周先生读研究生,专业是西方逻辑史。说来惭愧,这个专业不是考来的,而是分配得来的。我中学毕业后于1969年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待了四年,1973年至1977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学习,是个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在一机部标准化研究所当翻译,1978年我报考研究生的专业也是英美文学,因此可以说,我与逻辑没有半点关系。通过研究生考试的初试之后,本该认真准备复试,但是经受不住重返黑土地的诱惑,我随一个美国农机代表团去黑龙江友谊农场40天,工作完成以后,返回北京的当天,已是研究生复试的第一天。我只能匆忙赶去参加第二天的复试,找不到考场,还迟到了半个小时,虽然负责监考的罗经国老师后来又为我就第一天的考试内容安排了一次补考,但是我知道肯定是名落孙山。明知上学无望,自

已倒也坦然,这不过是自食其果,好在我才 23 岁,来日方长。就在这个时候,罗经国老师给我打来电话,说其他单位来西语系要考生,问我是否愿意选择其他什么专业学习。这个消息使我大喜过望,我当时几乎是脱口而出,文史哲专业都可以。就这样,我被推荐给去要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倪鼎夫先生。经过倪先生的面试,我就成为周先生的研究生,专业是西方逻辑史。总算和“西方”沾了点边。但是我选择了一位从未听说过的老师,也选择了一个几乎毫无所知的专业。我当时只有一个愿望,这就是学习。事后听说,周先生本来没有准备招研究生,因此当他改变主意想招学生时,只好到其他专业那些考不上的学生中去选。出此下策,乃是不得已,谁让他没有自己的考生呢!周先生明确提出两条:一是选外语专业的,二是尽量选年轻的。他的理由是:对于科研来说,外语与专业几乎同等重要;哲学所逻辑室有培养逻辑专业人员的能力,但是没有培养外语人才的能力;因此要找外语好的。可见,我是误打误撞学了逻辑,而周先生对我却不是一点选择都没有。这种选择显示了周先生的一种学术眼界。

开学后,哲学系的 70 多个学生住在一起。在哲学所的诸位先生来看我们时,我见到了周先生和沈有鼎先生,还有倪鼎夫和张尚水先生。交谈很一般,无非是寒暄嘱咐一番。周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一个:鹤发童颜,一派儒家风范。人们常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尤其是读研究生,更是要靠自己学习和思考。但是,我虽然读了逻辑专业的研究生,却还摸不着门,因此修行也就无从谈起。特别是,从热衷富于形象思维的语言文学转到专门学习抽象科学的逻辑,这个弯子也太大了些。我在学逻辑的同时,床头还放着杰克·伦敦的英文小说《铁蹄》,而且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的书看了许多。第一学期期末,我的形式逻辑考试得了 76 分,列我们几个同学倒数第一。这时周先生找我谈了一次话,实际上也是他和我的第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时间很短,但是很艺术,我至今记忆犹新。

周先生主要讲了两层意思。一是听说我这次没有考好,希望我下

次努力,并问我有什么问题;二是对我说,不喜欢逻辑也没有什么关系,研究生的时间很短,念完了还可以去搞别的东西,但是时间不要荒废,既然学逻辑,还是要把逻辑学好,学好逻辑总是有用的,即使将来去搞文学研究或文艺批评,也是有帮助的。说实话,本来我对考 76 分并不觉得怎样,读大学时就没经过多少考试,因此我从来不在乎考试(研究生复试之前我竟然不复习准备,与这种心理也不无关系)。但是周先生的话使我深思许久。他没有批评我,似乎也不期望我能怎样,他没有大讲逻辑如何如何重要,只是平平静静地说了一个普普通通的道理,这就是:既然念了,就要念好。念书与念好书显然是有区别的。做人不也是这样吗?干一件事情,就应该干好。周先生的轻描淡写反而引起我的重视。当时我想,考好成绩有什么难的,下次看我的。于是我修正了学习方法,把全部精力集中到逻辑方面来。命题演算考试之后,周先生遇到我时说,听说你考得不错,好好念!就是这么简单。我仍然没有觉得怎样,却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逻辑。

真正跟周先生读书,是在二年级下学期,一阶逻辑差不多学完了。周先生提出读亚里士多德的《论辩篇》,每次由我作报告,他来讲评。他认为,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要,而且读这本书,以后从里面找一个题目作论文比较容易。他还告诉我,以前他跟金岳霖先生读书时也是这样。金老坐在沙发里,闭着眼睛,听他讲,有时候让他停下来,讲评几句,然后继续。周先生认为这种读书方法很好。我想,这可能就是师传吧。于是每星期我去周先生家里一次,报告学习体会,我讲大约一个小时,周先生讲评也将近一个小时,然后讨论。最初几次,陈宗明先生也在座旁听,后来就只有我和周先生两人。周先生家里有一块小黑板,我用得很少,而他讲评的时候,经常把一些要点写下来。第六次讲完,我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周先生讲一次,于是第七次是周先生讲的。他站在小黑板前,边说边写,像讲课一样。那一次我只是提了几个问题。这样的读书活动一共进行了八次,将近三个月,刚好读完第八章。周先生说,够了,你可以自己看书了。

这八次读书活动实际上是非常有益的训练,既是哲学思维的训练,也是治学方法的训练,它使我形成了读书的基本方法,也使我初步明白了什么是研究,为我今后治学奠定了基础。毕竟是学语言文学出身,我有时在理解方面愿意来些发挥,有些联想自己还颇觉得意。周先生从不打击我的这种积极性,也不批评说我的联想发挥不对,只是从原文出发,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论证,丝丝入扣,这种微观的分析常常使我顿开茅塞,有时也令我汗颜。比如,一个概念、一句话应该如何理解?从字面上应该如何理解?从实际意义上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理解?如果只有一种理解,那么情况就比较简单。但是如果可能会有好几种理解,问题就比较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仔细分析,各种不同的理解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还要分析,根据不同的结果来看,哪一种理解是最可能的。此外,还应该考虑到会不会还有我们没有考虑到的理解。虽然我没有经过正规的哲学训练,不过读书至少十几年,哲学著作也读了几十本,但是,这样的思考方式对我来说却是全新的。每一次读书结束,我都觉得有收获。可具体是什么收获,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有了更深的理解,还是读书有了更高的境界,我也说不清楚。只是每一次读书之后,自己总觉得有许多东西值得思考,也有许多东西可以思考。

在这八讲中,周先生只表扬过我一次。那是在读到亚里士多德论述范畴这一节时,我发现亚里士多德说的第一个范畴不是“实体”,而是“本质”,与《范畴篇》中所说的第一个范畴不同。其实,这在我是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我读的是英文版著作,两个地方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词,在《范畴篇》是“substance”,而《论辩篇》这里是“essence”。此前学西方哲学史专业的翁绍军师兄还和我讨论过《范畴篇》关于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的区别。但是周先生却很看重,他说,你能读出这里的差异,很好!简短一句话,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我当时似乎隐隐约约明白了些什么。其实,这里恰恰体现了文学与哲学的差异,也体现了一般的哲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的不同,还体现了周先生对哲学研究的一种独特理解。这是一种分析的方式,而不是思辨的方式。多年以后,我在与一